

探寻图书馆学前沿的科学路径*

柯平

(南开大学商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前沿研究关系到图书馆学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方向。运用一般的文献计量法或知识图谱方法可以发现热点领域,但不能直接发现前沿。探寻图书馆学前沿需要一个科学的路径,本文提出3种路径,强调前沿研究必须树立问题导向、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工具、必须经过科学研究的过程。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前沿; 热点; 研究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G350

DOI: 10.3772/j.issn.1673-2286.2016.10.001

1 知识图谱工具能否找到前沿

学术研究应当站到前沿上,现有图书情报专业期刊发表的众多研究现状与趋势类文章能否回答前沿问题,运用知识图谱或网络计量、科学计量工具能否找到前沿,却是图书馆学者们很少思考的问题。

十年前,图书馆学领域所做的学科综述和研究综述虽然运用文献统计法,却很少运用知识图谱工具。知识图谱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始于2006年,自2010年开始大幅度增加,2012年到达巅峰状态^[1]。近十年来,这类工具被学者广泛使用,特别是在以“前沿”为标志的综述文献。

对前沿的研究从一般文献归纳法转向运用知识图谱工具。柯平等从2008—2010年SSCI收录的LIS期刊遴选出侧重图书馆学的2 058篇文献,借助UCINET、ENDNOTE等工具对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得到Digital Libraries、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Academic Libraries、Information Retrieval、Library Administration、Library Users等热点领域^[2];依据Citespace引文分析及可视化功能,对2014—2015年SSCI数据库中27种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的3 006篇文献通过关键词与主题LLR聚类分析,得到16个研究主题,发现传统LIS领域、管理科学领域、计算机科学

领域以及医疗信息领域的Webometrics、Information Need、Indexing、Information Seeking、Tissue Engineering、Mental Imagery、Name Matching Algorithm、Web 2.0、Non Source Item、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riple Helix等主题,是近几年国际LIS领域持续研究的热点(见表1)。上述研究可以解决热点领域和重要的主题判别问题,但“热点”是否等同于“前沿”,未能很好地解答。

进行研究前沿分析需要注意3个问题:第一,选择工具。从文献源看,国外文献计量多用Web of Science (WoS);国内文献计量则用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中文社科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平台。据统计,近十年知识图谱研究主要有三大数据源, WoS、CSSCI和CNKI收录的文献量分别占知识图谱研究总文献量的37.2%、25.8%和21.4%^[1]。以引文和已收录文献为对象,对计量结果有不同影响。第二,确定期刊。国外文献计量多以SSCI核心期刊和JCR为依据。SSCI和JCR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发布的学术评估产品,SSCI在SCI之后于1973年开始推出,仅限于社会科学领域;JCR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和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得到的结果,即期刊“影响因子”。尽管国内外对其批评甚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促进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研究”(编号:14ZDA050)资助。

表1 近几年国外图书馆学热点领域情况

时间/年		热点领域
分年度	2009 ^[3]	信息检索、信息组织、信息行为、信息素养、信息服务、信息文化、信息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数字资源存储、休闲阅读、文档文献管理与使用、学校图书馆建设、书目研究、研究方法、图书馆服务变革、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战略、图书馆职业、图书馆质量管理、图书馆营销)
	2010 ^[4]	信息组织检索与管理、数字图书馆、图书馆用户及相关研究(信息素养2.0)
	2013 ^[5]	信息行为与信息检索、知识组织与信息计量、图书馆社会学与事业史、开放获取与信息资源长期保存、图书馆管理(图书馆领导力)、信息素养与图书馆信息服务(图书馆游戏服务、研究数据服务)、信息研究
跨年度	2008—2010 ^[2]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高校图书馆、信息检索、图书馆行政、图书馆用户等
	2011—2012 ^[6]	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研究、信息素养研究、信息组织与知识管理研究、图书馆服务研究(图书馆接待)、图书馆职业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善本工程师)、图书馆评估与业务管理(图书馆空间管理)、图书馆发展相关理论研究
	2014—2015	网络计量、信息需求、标引、信息查寻、组织工程、心象、名称匹配算法、Web 2.0、非源项、技术接受模型、三螺旋理论等

多,但仍广泛采用。国内文献计量以CSSCI核心刊或北大版中文核心刊为依据,显然,确定的期刊范围不同,得出的数据结果也不同。第三,抽取主题词与关键词。国外文献计量主要依据主题,中文文献由于不标注主题,在进行文献计量时只能依据关键词,这需要在对关键词进行统计后,再归纳主题,从而导致中外热点比较时存在无可弥补的差异。

前沿与热点不同,热点是研究当下引起广泛重视的主题,通常表现为有较多论文发表量的主题、集中讨论的会议主题以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较为关注的主题等。运用知识图谱工具计量文献时间的跨度越长,越易得到热点聚类情况。只有对当年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或考察最新文献时,才有可能归为前沿研究。

今天的前沿是明天的热点,而今天的热点是昨天的前沿。热点易被发现,因为它是显性的,而前沿不易发现,因为它是隐性的。以当前热点“技术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为例,2006—2010年国外图书馆学者通过高被引统计发现*A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ur longitudinal field studies*引文达161次^[7],但这篇论文并未发表在图书馆学期刊,而是发在*Management Science*。所以,透过热点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可能获得关于前沿的启示。表1中值得我国研究者关注的前沿主题包括休闲阅读、图书馆服务变革、信息素养2.0、图书馆接待、善本工程师、图书馆空间管理、图书馆领导

力、图书馆游戏服务、研究数据服务、组织工程、心象、Web 2.0、非源项。

从大样本中发现前沿非常困难,因为前沿问题通常是小众、小样本的,关键词量通常很少。而关键词达到一定量时,已经成为热点。因此,出现频率为1次的关键词值得注意,但以前学界以知识图谱进行文献计量研究,通常排除低数值的关键词。前沿研究须改变以前的方法,从低频关键词中去发现。当然,并非所有低频词都是前沿,但总体上这些词会有两种发展可能:一是昙花一现难以引发学科共同体的关注,二是有研究价值的前沿。前沿比热点难识别,但对于学界研究更重要。

如何探索前沿,有3种路径,或者可以从3个方向去找寻属于前沿研究的蛛丝马迹。这3种路径分别是问题路径、方法工具路径和过程路径。

2 探寻前沿的研究问题路径

从科学研究的视角,问题路径是第一路径。没有问题,科学研究无从谈起,也失去了科学研究的意义。通过解决图书馆学理论的重大问题,或图书馆实践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才可能从中发掘前沿。以“民办图书馆”研究为例,国内较早开展研究科研成果突出的是王子舟教授,2008年其向中国图书馆学会申请并获得当年专项资金课题“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事业的政策与

模式”，于2011年5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专著《民间力量建设图书馆的政策与模式》。此后，“民办图书馆研究”从前沿研究发展成图书馆学的热点领域，相关论著大量涌现。在这一热点领域中，新的研究问题不断产生（如私人图书馆关闭与发展前途问题、民间图书馆能否列入公共图书馆法问题^[8-11]），成为该热点领域的研究前沿问题。

五年前社会关注的是私人图书馆事件，如2011年5月由5个文艺青年合伙创办的2666图书馆在上海市开放，2013年7月6日因无执照等问题正式宣布暂停开放。媒体以其敏锐的目光予以关注，并作为前沿选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围绕私人图书馆的未来前景，笔者提出的观点是私人图书馆的多样性决定未来私人图书馆应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走公益和大众服务的道路，这部分私人图书馆的性质是公益性社会组织，可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应当给予补贴、支持其辅助公共图书馆为大众提供特色化的免费服务；二是走专业化道路，这部分私人图书馆的性质是社会文化经营组织，可纳入文化产业范畴，政府应当给予纳税减免、支持其辅助专业图书馆为用户提供特色化的有偿服务。

由于2015年2月9日国务院发布《博物馆条例》，将民办博物馆纳入立法范畴，于是在公共图书馆法起草过程中提出“民办图书馆是否应当入法”的问题，《国家图书馆学刊》蒋弘同志反应迅捷，立即邀请4位专家撰文，在2015年第3期组织了一期前沿专题讨论。“赞同入法”者有北京大学王子舟教授，指出“公共图书馆的构成要素主要是依法设立和免费开放，而办馆主体并非根本区别，不能将政府出资作为‘公共图书馆’的构成要件”，力主将民间图书馆纳入公共图书馆法，并列出了5点理由，同时呼吁对其设立、职能、运行、扶持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8]；全国中小型图书馆协会会长郭斌认为“近年来民营图书馆有了长足发展，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其发展还存在瓶颈，需要政府以立法的形式给予保障”^[9]。“反对入法”者有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翟建雄研究馆员，认为“不能幻想一部《公共图书馆法》解决所有问题，提供公共图书馆服务目前仍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民办图书馆情况复杂，其发展情况并未达到公共图书馆标准，为利于其今后的发展，目前不宜列入《公共图书馆法》”^[10]。笔者则提出不同于前两者的“部分入法”的观点，“民办图书馆是对我国各地公共图书馆的一个重要补充，但是其

作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组成部分是有条件的，可将民办图书馆的公共服务纳入‘公共图书馆法’范畴，并按照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原理对其予以规范”^[11]。这3种不同的观点在一起，形成学术争鸣，对于决策者是较好的参考。

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将民办图书馆纳入立法条款。2015年12月9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第二条公共图书馆的范畴包括“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第五条“设立公共图书馆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保障公共图书馆正常运行经费”，第六条“国家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设立公共图书馆或者向公共图书馆捐赠，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税收优惠和其他扶持政策”，第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可以依法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作为公共图书馆的馆名，或者命名图书馆的馆舍、其他设施”。尽管公共图书馆法尚未正式发布，但可以肯定的是：民办图书馆再也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将其纳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已成为必然趋势，有关民办图书馆的前沿探索为公共图书馆法律范畴做了充分的准备。

3 探寻前沿的研究方法工具路径

研究前沿，需要科学的方法或工具。主流的实证研究方法比较适合热点识别，但对于前沿研究识别难以奏效。文献计量或内容分析法，只能作为前沿研究的基础工具，还需运用或结合理论研究的方法。

运用访谈法可获得学者对前沿和趋势的想法和观点。如景晶选取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网站中专家访谈栏目的20位大学图书馆馆长（副馆长）为研究对象，将20份访谈文本进行编码整理和内容分析，提炼出的主题论述包括图书馆在大学的定位、大学图书馆发展方向、大学图书馆创新服务、图书馆内部管理改革、技术与图书馆、特色图书馆建设^[12]。访谈材料的出版时间为2010—2014年，所有访谈材料均是二手材料（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之为访谈法研究）。在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网站上，“人物/观点”栏目经常刊载一些馆长的访谈材料，如《北师大图书馆馆长张奇伟：面向年轻人的阅读推广需要慢功夫》系光明网所作的访谈^[13]，从最新访谈材料可获得信息和启示。实际上，前沿研究不能局限或依赖于二手访谈

材料,更要真正运用访谈法,获得第一手访谈数据,并从中分析和发现前沿。

4 探寻前沿的研究过程路径

前沿发现犹如石缝中寻宝或大浪淘金,仅有问题路径和方法工具路径仍然不够,还需要一个更重要的路径——过程路径。这一路径是强调要从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发现前沿,其主要方法包括4种。

4.1 跟踪领域专家和研究团队

图书馆学每个领域都有专家,要掌握一个领域的前沿,可以跟踪领域专家及其研究团队,及时了解他们的最新研究动向、学术思想和最新科研成果,从中获得学术前沿的启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22个学科组开展学科调研工作,其关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发展报告列出17个研究方向及112个代表人物,其中有关图书馆学的方向与代表人物如“图书馆学理论”(周文骏、吴慰慈、黄宗忠、黄俊贵、王子舟、王世伟、沈迪飞、范并思等)、“图书馆战略与管理”(黄长著、徐引篋、吴建中、谭祥金等)、“数字图书馆”(袁铭敦、张晓林、杨宗英、董慧、孙坦、毛军等)、“知识产权和图书馆立法”(陈传夫、周庆山、马海群、刘可静、李国新等)、“文献与目录学”(彭斐章、王余光、程焕文、柯平、王新才、曹之、黄如花等)等^[14]。该结果经过众多专家研究遴选,有一定权威性。而在某一个具体的领域特别是热点领域,形成一批关注度高且成果丰富的专家群体。例如,“图书馆阅读推广”是近年来图书馆学的一个热点领域,吸引基础理论、信息服务等多领域专家转向该领域研究。王丹等从文献调研出发梳理出阅读推广基础理论的四个大类八个流派:使命类,使命说(代表人物:吴晞);实践类,活动说(代表人物:张怀涛、王余光、王波等)、工作说(代表人物:万行明、王辛培)、服务说(代表人物:范并思)、实践说(代表人物:谢蓉、刘炜和赵珊珊);休闲类,休闲说(代表人物:于良芝);学科类,阅读学说(代表人物:徐雁)、传播学说(代表人物:谢蓉、刘开琼)^[15]。这类文献对代表人物的选择和划分虽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缺乏权威性,但对前沿研究仍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与跟踪领域专家相比,跟踪研究团队相对困难,这需要对研究领域十分熟悉且了解过去存在和现在正活

跃的领域内研究队伍情况。一个成熟的研究团队需要在团队学术带头人领导下开展较长时间的领域研究,团队成员较为稳定且有较高水平。例如,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是近年来全国关注的热点领域,有多学科领域专家参与研究,形成较多研究团队。仅就图书馆学而言,除实践界外,理论界比较有影响的3支研究团队分别是北京大学李国新教授团队、南开大学柯平教授团队和武汉大学肖希明教授团队。

4.2 跟踪研究项目

跟踪研究项目要从课题指南开始。课题指南一般经过一批学科专家提出并遴选完成,凝聚学界领袖对前沿的期望与把握,因此仔细研究课题指南,不仅是为申报课题,还可从中探寻前沿。图书馆学研究课题,既有国家级课题(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也有省部级科研项目(如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以及各省社会规划项目等)。在每年公布的科研立项中,前沿课题占据一定比例,其中特别要关注重点课题和重大课题。

以国家社科基金为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于1986年,1987年开始设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年度项目,1993年专门成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规划评审组,2013年起,年度项目扩充为年度项目(包括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近年来,一方面加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指南工作,突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指导;另一方面,立项数量和资助额度不断提高,体现学科规划项目的迅速发展态势(见表2)。

表2 2011—2016年基金项目指南条目与立项情况

时间/年	指南条目/条	重点项目/项	一般项目/项	青年项目/项	立项合计/项
2011	65	6	49	41	96
2012	60	6	59	49	114
2013	78	9	68	53	130
2014	75	9	75	47	131
2015	103	9	83	39	131
2016	112	8	96	36	140

从表2可见,指南和项目的数量不断增加,2011—2016年指南条目共493条,立项合计742项。要掌握前

沿,必须分析社科基金指南和立项情况。

以信息安全和大数据为例。关于信息安全,2011年指南有“电子文件信息安全管理研究”,而立项的重点项目有“维护安全与发展战略的情报理论与体系研究”,一般项目有“我国与欧美政府信息公开中信息安全审查机制及保障制度比较研究”,青年项目有“云计算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安全政策法律研究”,反映信息安全研究的前沿性;2012年,指南有“信息产业全球化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及应对战略研究”,立项的重点项目有“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管理标准规范研究”;2013年,指南有“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研究”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研究”,立项的青年项目有“新兴信息技术环境下我国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2014年,有关安全的研究已成为热点,指南有“加强国家信息安全研究”“境外信息网络监控对我国信息安全的挑战及应对措施研究”“图书出版与文化安全战略研究”“个人信息利用与安全管理研究”;2015年,指南有“网络信息安全法制研究”“信息安全策略与网络强国关系研究”“‘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信息安全问题研究”“机构网络信息监控环境下的用户隐私保护研究”“电子文件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研究”等,需前沿研究者重点关注。

关于大数据,2012年以前未见到关于大数据的指南题目和立项,2013年,指南有两个相关题目“大数据理论与方法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和“基于大数据的信息用户行为分析研究”,立项的一般项目有“大数据时代图书馆用户信息的资源化研究”,青年项目有“基于大数据的产业竞争态势动态预警机制研究”“我国政府部门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模式研究”;2014年,指南中有关“大数据”为背景研究的题目有7个,其中“大数据环境下数据耕耘模型研究”属于前沿课题,没有“数据耕耘”主题的申报立项;2015年,指南“大数据”研究题目7个,其中“图书馆大数据应用模式与实证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图书馆移动用户行为研究”为图书馆学前沿课题;2016年,指南“大数据”研究题目达13个,其中“图书馆大数据服务的能力与机制研究”“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资源整合与揭示研究”“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创新服务与管理研究”,反映大数据热中图书馆学研究的新方向。

跟踪指南和立项题目,可以看出新的前沿领域和方向不断产生,从云计算到大数据的相关研究、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互联网+”,都在指南和立项中

有所反映。

每年的立项项目都有未涉及的指南条目,2015年图书馆学有7个:“MOOC背景下的图书馆应对策略研究”“图书馆社会教育方法的创新实践研究”“图书馆的智慧化水平测度研究”“数字图书馆网站性能优化与服务改进研究”“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融合趋势研究”“可穿戴计算机设备在信息服务中的应用研究”和“民族院校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与提高研究”。郭哲敏在进行2015年度基金立项与课题指南相关度分析时建议,指南中比较好的选题且当年无人申报的,可以考虑纳入下一年度的课题指南;对课题指南中立意较好的选题,“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的期刊可考虑采取约稿等形式,优先入选;对科研工作者而言,课题指南中未立项的选题,也可作为个人研究参考^[16]。

除关注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还要关注其他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每年的重点课题数量较少,能够立项说明其重要性和前沿性,而重大项目更少,更为重要,前沿性更强。现在许多专业学术期刊也开始跟踪科研项目(特别是大项目),发表重要项目的科研成果,保持专业学术期刊的前沿性。

4.3 跟踪期刊和学术论文

跟踪期刊和学术论文,有两类论文值得注意,一是期刊论文,二是学位论文。期刊论文量大,要从大样本中发现小样本,依靠检索工具只能获得同类的大量文献,难以发现最有价值的文献。传统的阅读方法如浏览期刊目录、阅读文献这类方法中,常能带来新的前沿启示。从未见到的新主题、新文献即使仅有一篇,都有成为前沿的可能。一本专业学术月刊每年发表论文大约200篇,其中热点论文超过90%,如能在热点之外或在热点之中发现代表未来方向的研究,需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前沿发现能力。鉴于前沿识别的高难度和高热度,部分学术期刊专门邀请学术名家撰写前沿类论文,以引导学界对新问题的关注,这样做对于前沿研究大有裨益。

期刊综述类文献比较重要,最新的年度综述是了解研究热点和进展的一个窗口,如《2015年国内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回思》等^[17]。

4.4 跟踪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既是学术界专家学者的聚会,也是最新研

研究成果的发布和发表平台。从会议过后的相关会议报道或会议综述中可获得较多信息,如《“大学图书馆发展趋势与服务创新论坛”综述》^[18]《“国际视野中的大学图书馆发展研究高端论坛”综述》^[19]等。这类文献较易获取,也是跟踪学术会议的一种有效方式。还要关注会前信息发布、会议通知等,了解即将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主题、分主题、发言人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获得更多前沿信息。

真正有价值的是到会进行学术交流,参会的过程能催生新思想、新观点。从会议中了解围绕前沿领域的新学术思想,与各家观点进行碰撞,找到新思想的火花和属于前沿的知识碎片。

5 结语

前沿研究对学科而言,关系学科的发展方向,甚至关系学科的兴衰;对学科领域而言,关系学科领域的创新,甚至关系领域专家的科研道路。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又是一门跟踪技术变化很快的学问,对前沿研究有较高的要求。然而,探寻图书馆学前沿是一段艰苦的历程,发现前沿比发现热点要困难。因此,探寻图书馆学前沿需要一个科学的路径,本文提出3种路径,即强调前沿研究必须树立问题导向,必须经过科学研究的过程,从过程中产生前沿领域或前沿问题进行研究,而不是为前沿而前沿;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工具,而不是凭空想象。当然,这也并非前沿路径的全部。图书馆理论界和实践界都要树立前沿意识,加强图书馆学理论和实践的前沿研究,促进图书馆学不断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亚男,黄国彬,张一楠,等.近十年我国国情领域科学计量可视化的研究特点剖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5(1):86-94.
- [2] 柯平,李廷翰,贾东琴,等.国内外图书馆学学科进展比较研究[J].图书情报研究,2013,6(3):1-25.
- [3] 柯平,李健,刘亚,等.2009年国外图书馆学研究前沿与热点分析——南开大学图书馆学前沿研究讨论之二[J].图书馆学研究,2010(10):2-9,13.
- [4] 柯平,贾东琴,李廷翰.2010年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热点分析[J].情报科学,2011(9):1281-1288,1293.
- [5] 柯平,陈信,宋家梅,等.2013年国外图书馆学研究前沿与热点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4(5):17-29.
- [6] 柯平,何颖芳,闫娜.2011—2012年国外图书馆学研究前沿与热点分析[J].情报科学,2013(6):3-9.
- [7]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图书馆学会.2011—2012图书馆学学科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24.
- [8] 王子舟.民间图书馆应该纳入《公共图书馆法》的理由[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3):10-13.
- [9] 郭斌.立法——民营图书馆的发展保障[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3):4-7.
- [10] 翟建雄.关于民办图书馆暂不入法的几点思考[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3):13-15.
- [11] 柯平.应将民办图书馆的公共服务纳入“公共图书馆法”范畴[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3):7-9.
- [12] 景晶.大学图书馆建设与发展趋势研究——基于20位馆长的访谈[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6(3):23-26,36.
- [13] 北师大图书馆馆长张奇伟.面向年轻人的阅读推广需要慢功夫[EB/OL].(2016-02-26)[2016-08-15].http://www.sal.edu.cn/news_info.aspx?id=6773.
- [14]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研究状况与“十一五”发展趋势(下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098-1099.
- [15] 王丹,范并思.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流派及其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4):23-29.
- [16] 郭哲敏.2015年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统计与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2):55-62.
- [17] 黄筱玲.2015年国内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回思[J].图书馆,2016(7):49-53.
- [18] 邵晶,李佳,南希.“大学图书馆发展趋势与服务创新论坛”综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4):13-16.
- [19] 王钰.“国际视野中的大学图书馆发展研究高端论坛”综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4):5-12.

作者简介

柯平,男,1962年生,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图书馆管理、知识管理、文献目录学, E-mail: ke2002@nankai.edu.cn。

Exploring for the Scientific Paths to Library Science Fronts

KE Ping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Fronts research is related to library science's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discipline direction. Hotspots can be found by applying general methods of literature or knowledge map, but can not directly develop fronts. It needs a scientific location to explore fronts of library scie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kinds of path, emphasis that fronts research must set up problem oriented; must use scientific methods and tools; must go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Frontier; Hotspots; Research Methodology

(收稿日期: 2016-10-08)

第一届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研讨会 在北京召开

2016年10月21日,“第一届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信息中心、图书、情报、档案、出版、博物馆等相关行业的专家、学者、标准化工作者和实践者共1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戴国强,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副主任沈仲祺到会并致辞,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曾建勳主持研讨会。

聚焦国内外信息与文献标准化前沿,11位专家围绕机器智能时代的数据标准、信息与文献术语SKOS语义描述方案及共享、《资源描述》国家标准及对我国资源描述标准体系的思考、叙词表编制标准特点及技术细节、叙词表互操作实现、数字视频资源元数据及描述、支持资源发现的统一文献元数据设计与应用、科学元数据标准现状及应用、ISO文件管理国际标准协同应用、期刊相关国家标准及论文出版范式创新、我国文献与信息统计标准研制概况和应用等专项议题作了高水平的学术报告。

本次研讨会促进了信息中心、图书、情报、档案、出版、博物馆等信息与文献标准化相关行业的彼此交流和共同发展,集中宣传了近年来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成果,对进一步加强信息与文献标准化学术研究和标准实施应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